

目 錄

楊虎城將軍被捕經過·····	王根僧 (1)
楊虎城將軍被囚禁和被慘杀的經過·····	沈 醉 (5)
蔣介石指示我在山東破坏和談和調处的真相·····	王耀武 (18)
蔣軍在停戰令公布后搶占光山的經過·····	張宣武 (37)
蔣軍利用和談進犯豫鄂解放区的回忆·····	吳 明 (43)
蔣軍進犯晉冀魯豫解放区和整三師趙錫田部的被歼·····	胡臨聰 (55)
蔣軍對魯南解放区的進攻·····	許長林 (62)
蔣軍整二十六師馬勵武部峰峯被歼記·····	朱崇文 (69)
萊蕪戰役蔣軍被歼始末·····	李仙洲 (83)
美蔣特务合流及戴笠和杜諾迈、赫利、柯克等的勾結·····	郭 旭 (95)
軍統特务机关息烽集中营黑幕·····	李任夫 (104)
蔣經国与青年軍·····	覃异之 (138)
1926 至 1949 的旧大公报(續完)·····	王芸生 曹谷冰 (149)

附 注

对《杨虎城将军被囚禁和被惨杀的经过》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四辑二七九页

《对蒋经国与青年军》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四十八辑二四六页、第五十五辑二一〇页

楊虎城將軍被捕經過

王 根 僧*

一百七十七師是十七路軍的一部分，一九三七年芦溝橋七七事變時駐在陝西洛川、三原一帶。是年九月三日起，先後以半個師馳往河北會戰，以半個師開赴潼關迄北禹門黃河西岸構築國防工事。迨十一月間，正當士氣高漲誓死抗倭救亡之際，傳來楊虎城將軍回國的訊息，羣情歡騰，凭添無限力量！當時師長李興中、政治部主任郭則沉和我們研究對楊將軍返國如何表示全師將士歡迎之忱，嗣郭則沉同志建議由我代表全師官兵前往香港迎接楊將軍。（以下是作者關於楊將軍回國被捕經過的日記）

我於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由西安飛抵香港，十七路同仁王菊人、申明甫、王炳南、王維之等亦先後來到。

十一月二十六日 楊將軍偕夫人謝葆貞、幼子拯中由法國馬賽乘法船這里波號於午前九時安抵香港，寓九龍半島酒店，隨楊將軍資助回國參加抗日的留學生頗多。

二十七日 午前隨楊將軍遍遊香港各山。午，港紳陳伯旋在其家中招待茶點，曾攝數影。晚，梁霍二君在新紀元酒家邀宴。

二十八日 晚，鄭寶照局長邀宴，楊將軍命我代去婉致謝意。

* 編者注：王根僧同志現任新疆生產兵團參謀長兼新疆石河子新建市管理處處長。一九三七年時，王任一七七師副師長。

二十九日 我向楊將軍詢及此次回國經過，他說：“我們在国外得悉舉國一致抗日，寢食不安，曾兩電蔣介石要求回國參加抗戰，沒有答復；乃另電宋子文囑其轉請，始接宋復電表示同意，才決定回國”云云。又說“昨接蔣介石由南京來電囑至南昌相見，并派戴笠迎接，同時并接戴笠電約至長沙會同赴贛”云云。楊將軍將以上情況告知我們，我們研究后，認為楊將軍只身前去，諸多不便，我既是江西人，自以我陪隨前去為宜。

宋子文由滬抵港，黃昏時我隨楊將軍往訪。晚，宋亦遷寓半島酒店，曾與楊將軍長談。

三十日 宋子文給楊將軍一張長沙飛機票。當時香港的飛機票，局外人不易購得，不得已由我向宋子文一再要求，勉強再給一張。是日午前十一時三十七分由九龍乘歐亞機十七號起飛，午後二時五十分抵長沙，當陪送楊將軍至六國飯店休息。我按址去找戴笠，借悉戴相候一日已返武昌，但曾留便條囑楊將軍轉往武昌，午夜十二時二十分由長沙乘湘鄂段粵漢車赴武昌。

十二月一日 午後三時三十分車抵武昌車站，戴笠率行營及省府人員約百餘人在車站迎接，當即安頓我們住在胭脂坪省政府招待所。表面招待很周到，但發覺有特務人員秘密監視，楊將軍去訪于右任時亦然。我當將這種情況密告楊將軍，楊將軍說：“我又不是回來作漢奸，中央不需要這樣做吧？”他似乎不相信我的話。

二日 午十二時三十分由戴笠陪至漢口空軍航空站。已預備小飛機一架，可乘三人，戴笠原來安排是楊將軍、戴笠本人，另副官一人。當時經我再三要求，始臨時將副官叫下來，准我上機。午後一時五十五分抵南昌，寓二緯路一號戴笠在南昌的辦公處所。當

車抵寓所附近时，我瞥見有一队宪兵正在周围布置崗哨。戴笠安頓我們二人在樓上住，他自己住在樓下。我乘机將所瞥見的情況告知楊將軍，我說可能已把我們監禁起來了。他仍然說：“我又不是回來作漢奸，他們不需要這樣做吧！”（現在想起他這句話，是多麼光明磊落呵！）我說“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心，往往是不正確的，我應該去試探一下。”我當即挾着一套衬衣褲和手巾、肥皂，佯裝出去洗澡。果然被門口衛兵攔阻，並說外面風聲不好，不能出去。我折返樓上告知楊將軍，他長嘆一聲，默默無言者久之。

三日 戴笠表面上招待我們甚是周到，伙食特別好，並和我們有說有笑。但迄未談及蔣介石何時來南昌，至此我們也已了然。

四日 戴笠陪同楊將軍乘汽車游萬壽宮，我隨行。

五日 聽說蔣介石即來南昌，晚餐時楊將軍詢問戴笠，他說不確。楊將軍判斷當時情況，也認為蔣介石不可能來南昌，且說既把我們弄到這個地步，他來與不來，都不相干。

六日 午，戴笠陪同楊將軍和我游青雲譜烈士墓。

七日 楊將軍讀報，借悉倭寇已達南京近郊湯山一帶，不勝憤激！他說：“我今不能上前綫殺敵，至感無聊！作為一個軍人能上前綫多殺幾個外國敵人，才算得光榮！若論內戰，則難免一將功成萬骨枯之譏！”云云，于此足見楊將軍苦悶的心情。

八日 與楊將軍相對悶坐無聊，我只好說說笑話，以解寂寞。夜間曾談及若不回國，豈不省却許多煩惱的話。他說：“我是一個軍人，且在雙十二時我和張先生為了抗日救國而發動兵諫。今中央和全國一致抗戰，我若竟逍遙國外，那麼，就失去雙十二舉動的意义了。我今回到祖國，為的是愿當一兵一卒，親上前綫殺敵。但是人家不許我上前綫，或竟把我犧牲了，我也問心無愧。但愿蔣介

石能抗战到底就好了！”楊將軍忠貞為國之情，溢于言表！

九日 是日敵機襲炸南昌。楊將軍慨嘆我國空軍力量太弱，不知道國防建設的錢用到哪里去了。晚，楊將軍對我說：“如果你能恢復自由，必須告知王炳南同志，抗戰必勝，要有信心；抗戰到底，國家才有前途。”云云。

十日 午後一時許又發警報，警衛人員帶我們到江邊下沙窩隱避。午後五時四十分，戴笠說：敵機常來襲炸，城內不安全，請楊先生遷到鄉下去，要他立即上車。當時戴不准我隨去，我揮淚送別。楊將軍叫我速返前方，曉諭十七路官兵，要上下一心全力殺敵。我唯唯，惟請珍重而已！

（嗣我轉往漢口，復被軟禁至翌年二月二十一日始得離開漢口，返回部隊。）

回憶今年六月二十三日我們趕至上海送別楊將軍出國，僅五月余，今日之別，前途莫測，不勝悲憤！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四日 十七路將領認為楊將軍無辜被囚，為了安慰他的情緒，照顧他的生活，決定請楊夫人謝葆貞同志前去，同時她也要求前去。因此她率同她的小孩拯中于今日由西安飛抵漢口。

十七日 由戴笠安排將楊夫人謝葆貞同志和小孩拯中于晚九時由漢口乘船往江西。

楊虎城將軍被囚禁和被慘杀的經過

沈 醉

一 楊回国抗日，被蔣用計扣押

“西安事变”以后，蔣介石被释放回到南京，立刻翻脸不肯承認在西安时所作的一切諾言；并对张学良、楊虎城恨入骨髓，将张公开扣押，逼楊辞去职务，遣往欧洲考察。楊虎城只好带着夫人謝葆貞和儿子及随員在欧洲游历了一下，并在瑞士住了一个时期。到“七七事变”发生，中共和全国人民一致主张团结抗日，救亡图存，坚决反对蔣介石的屈辱求和、丧权辱国的卖国投降政策。楊在欧洲听到这一消息，认为蔣介石可能会履行过去諾言，便不顾个人安危，毅然携眷返国，以响应中共和全国人民“共赴国难”的号召。可是蔣介石却念念不忘过去西安被扣的仇恨，仍把个人恩怨放在第一位。当楊启程返国消息传来，蔣立刻电召軍統首脑戴笠去南昌，当面指示办法。戴笠回到武汉，馬上命令軍統特务队长李家杰，在特务队中挑选了便衣警卫二十余名，經戴笠一一亲自点名传見后，由李家杰率領先往南昌布置。同时蔣介石还加派宪兵一連，共同負責担任押解和看守楊的工作，以免发生意外。

楊虎城返回祖国时，“八、一三”上海战事早已发生，国民党反动政府正向武汉仓皇迁逃。楊抵香港后，便先去武汉，戴笠在武昌

迎接。当时蔣介石假称要在南昌召見，由戴陪楊从汉口乘专机到达南昌，以后即被軟禁在南昌百花洲熊式輝的一所別墅里。楊这时才知道中了蔣介石的毒計，万分憤慨，但已无可如何，只好忍住再說。熊式輝的这座別墅是一所独立小洋房，担任內层警卫看守的完全是軍統特务，外层警卫崗哨則由宪兵担任，防范异常周密。蔣介石当时最怕楊回国后，先去西北，便难下手，所以决心先行扣押。楊夫人及公子随員等已先返西安，蔣仍不放过，随又設法将她們騙往南昌，一同囚禁。

約在一九三八年春間南京淪陷后，蔣介石离开南昌之前，又令戴笠将楊夫妇及公子移往后方。当时是从浙贛鐵路乘专車經株州到长沙，沿途警戒严密，上下車均在夜間。楊在长沙东郊朱家花园住了一些时候，又被解往益阳桃花坪，住在軍統設在那里的临时監獄的附近民房內。直到冬天武汉撤退时，楊全家又被解往貴州。离开益阳的前一个晚上，軍統将囚禁在益阳的二十多名进步人士杀害了。这些人是从南京、南昌、武汉等地撤退时移禁到益阳的。据当时看守楊的特务队长李家杰談：当时楊听到附近枪声和惨叫聲，一夜都沒有睡，他以为会在那里杀害他。他摟着男孩說：“我死了不知有誰来照料你？”他哪里会想到蔣介石以后杀害他的时候，連孩子也会一同遭到毒手呢？第二天拂晓启程时，他看到特务們正在附近掩埋被害人的尸体。他一語不发，带着无限悲伤的情緒上了汽車。到了貴州息烽县后，他又在軍統設在阳朗坝的看守所住了一个时期。这个看守所以后改为軍統息烽監獄，是一个可容三、四百人的集中营，专门用作囚禁中共人士、进步人士和违犯軍統紀律的軍統特务分子用的。如中共四川省委車耀先、罗世文、黨員張蔚林、張露萍、馮传訊、楊光等許多人，以及民主人士馬寅初、

黃显声等都在这里囚禁过。只要关在这里两三年，便被磨折得連走半里路都不能支持。連軍統特务們談到这个監獄都会不寒而慄，那对革命人士的迫害就可想而知了！

二 楊在息烽玄天洞六、七年的囚居生活

一九三九年戴笠到了息烽。他看阳朗坝离公路太近，怕出問題，便命令特务們另找地方。以后发现离息烽县城十多里的高山頂上的玄天洞，便决定將楊迁到那里去。戴笠亲自上山察看一番，叫在附近修建供特务队和宪兵等居住的房屋以后，便将楊移送过去。玄天洞是一个天然的大山洞，有十丈多高，里面有一所道士庙，只有一个大洞口可供出入，警戒极为方便。特务將道士攆出，強占了这个地方。这个庙建在山洞內，終年不見阳光，因此潮湿异常。楊全家在西北气候干燥的地方过慣了，身体条件很不适宜，加上心情不快，便常常生病。这时楊已看出蔣介石短期內决不会释放他，为了长久打算，便一再請求，愿意自己拿出点錢，在洞外修房子居住。看守他的特务队长李家杰是云南盐津人，一向貪財如命，听到他愿意自己出錢修房子，便极力替他向戴笠請求，而得到批准。楊很高兴地拿出了四百元美金，交与李家杰代办。李除在兌換美金时便揩了一笔油水外，又在修建时偷工減料，弄得非常簡陋。楊对此非常生气，但也无可如何，只好将就下去。

当时对于看守楊的工作，蔣介石曾再三叮囑戴笠不可大意。戴于一九四〇年又亲往息烽布置一番，除在楊住宅四周設有便衣特务严密看守外，外层宪兵也分两层布崗。宪兵連連部設在后山高地，可以控制后山和楊住宅；軍統特务队則設在前面上山的路口。白天崗哨距离，彼此能看得很清楚；晚上更縮小范围，并采用

传更办法：那是用大竹子划两道口，象过去城市打更用的竹梆一样；以木棒敲打会发出很大声音。每到夜間，隔一定時間，由第一个崗位先敲几下，梆声刚落，第二个便得接着敲打。就这样輪流着一个个敲下去，只要一处不响，带班的馬上去检查。每到天黑以后到第二天黎明，梆梆之声响彻高山深谷。

白天，楊可以在門口走动一下。他最爱走到离住所几十步远的一个山嘴上去眺望通过息烽的公路。因为山上終年沒有外人来往，只有从那里可以看看往来在公路上的汽車。一到夜間，便不准出門，只能在屋內活动。

我当时在軍統机关任总务处长。戴笠常派我去看囚禁在貴州桐梓县的张学良和在息烽的楊虎城，了解一下他們的生活情况，也順便送給他們一点吃用的东西。当时戴笠对张学良生活上的待遇安排較好，因为张同宋子文是儿女亲家。加上张夫人于凤至与赵一荻(即赵四小姐)两人在一九四四年前是每年輪流陪张，她們都是去美国休息，回来总带不少东西，生活比較好点。而楊因为蔣介石对他特別仇恨，从来沒有外面接济；他自己有一点錢又捨不得拿出来用；加上当时法币天天貶值，經手特务揩油，所以生活相当困苦。他想换一套新棉衣都很不容易。我每次去看他，他总背着看守的特务向我訴苦。我当时哪里会同情他，还不是敷衍一下，叫他忍耐点。就是調整一下，也維持不了几天，又因法币貶值，仍旧是天天缺这少那，使他常为生活上一些問題感到苦恼。

楊当时对于带在身边的小儿子教育問題很关心。軍統又不准他儿子去上学讀書，怕走漏消息。他便多次請买一部百科全书(或万有文庫)給他儿子閱讀，后来总算准許了。他对此很高兴，自己也常拿这些书消遣。我每次同他談話时，他只談談在欧洲游历时

看到的東西，絕口不敢談西安事變時的情況。有一次偶然提到他和一個什麼李虎城守西安的舊事，馬上就不愿再談下去。我很敬佩的是他的記憶和听別人唸東西時那種專心注意的精神。他同人談話，不但能很清楚地記得在什麼地方，什麼時間，看到過什麼東西；而且在別人談話中，什麼地方有問題或不符合事實，也能在听完以後，一点一点地給指出來。

約在一九四一年間，楊夫人又生了一個女孩。這給他精神上帶來不少安慰，但這種暫時的安慰，很快就變成忧伤。因為軍統認為他夫人謝葆貞是共產黨員，不但對她的言行特別注意，並且經常有意刺激她。幾年中由於種種不如意事，使得她漸漸有些神經失常。她非常痛恨那些特務，甚至戴笠去時，她也憤怒地加以斥責。這更引起特務們的不滿和仇視，更想方設法去磨折她，在她產後也很少給以應有的照顧。有一次，她在吃飯，正感到飯菜粗劣得難以下咽，恰好遇上特務隊長李家杰去看他們，她便提出質問。李用言語頂沖她，她氣憤極了，便將手中飯碗向李打去。李一看不對，拔腳便跑，回去後便說她有了很嚴重的神經病，要把她同楊隔離，以免妨礙楊的生活。軍統批准了李的建議，硬叫她同楊分居，仍然回到玄天洞廟內一個人去居住。經楊再三請求，才答應讓她住在洞外自建的房屋內，楊則搬進濕暗的玄天洞去。就這樣把他們夫婦拆開，楊對此很為悲憤，但在那種情況下，又有什么辦法。楊夫人被特務們這樣折磨，神經真地越來越失常，整天叫罵，特務們都不敢見她，終日把她關在房內不讓她出來。楊每听到她叫喊，又不敢去勸慰，只有暗中揮淚，難過異常。

一九四一年冬或一九四二年春，戴笠去看楊，楊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向戴提出請求撤換李家杰，因為李使他太感痛苦了，戴只

好答应下来，到重庆后便改派龔国彥去接替李任队长，另外派原来在特务队任医官的张静甫兼任副队长。同时认为李家杰经常反映楊夫妇情况，看守有功，提升李为中央訓練团警卫組上校副組长，代理戴笠所兼任的組长职务。

龔国彥，浙江人，系戴笠所办杭州特訓班毕业的特务，戴一向认为他忠实可靠。他外表較李对人温和，而实际上同李是一样的毒辣阴险。张静甫，河北人，系戴笠所办湖南临澧特訓班毕业的特务；曾学过几年医，但没有什么临床經驗。当时除了在医药費上揩点油外，什么病他也看不好。楊夫妇有病，经常請息烽軍統特訓班医官去診治，偶尔也請过几回中医。約在一九四四年前后，楊夫人病情有了好轉，才准許楊搬出洞外，与她同居。

戴笠对看守楊的工作，除了前面所談到的警卫布置外，还特別叮嘱軍統息烽監獄主任周养浩经常去看看。周是戴的小同乡，也是一个非常凶狠殘暴的特务头目。戴很信任周，因周管理息烽監獄那一整套的严密管制犯人的办法，很为戴所称贊。虽然看守楊的特务队是直接受軍統司法处和特务总队所领导，但也要受周的监督，因为多一层关系，可以更好地防止日久发生意外問題。周经常去陪楊打打小麻将消遣，每次总有龔国彥在場。楊因心情不暢，每打必輸。

虽然有了这些严密布置，但戴笠还怕不妥，便連息烽县县长的职位也抓过来，先后介紹軍統特务邓匡元、徐羽仪、陈国禎去当县长。这样一来，所有地方組織一起掌握在軍統特务手中，共同配合看守楊的工作。当时軍統在息烽有特訓班、監獄、仓库，加上看守楊的特务队、宪兵、电台和电机制造所等。如果不是軍統特务去当县长，任何別人充当，連县政府大門都会被这些凶神恶煞的特务們

拆掉。当时不要說住在这些特务机关附近的老百姓叫苦連天，有冤无处訴，只能眼看这些腰上插着手枪的特务横行霸道、无所不为，甚至連經過息烽的汽車司机，都要提心吊胆捏着一把汗。只要特务們一招手，汽車停慢了，就会听到“叭”的一声手枪响了。再不識相，第二下就会使挡风玻璃穿一个洞。

三 抗战胜利后的迁移

当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息烽后，楊夫妇、公子听了都高兴得跳了起来。但楊一想到他自己原来抱着满腔爱国热忱，从欧洲赶回共赴国难，不但沒有在抗战中做过一点工作，反而被蔣介石囚禁了八年，真使他悲憤万分。这时他認為蔣会释放他。可是又怕蔣在胜利后忘記了他仍被囚禁在这荒山深谷，几次动笔想写封信給蔣和于右任，希望不要忘了他，早点把他释放出去。他为了要求蔣抗日，不再打內战而扣留蔣半个月，而結果被蔣囚禁了八年，总以为宿怨可以消除了。他把信写好又撕毀，一直希望蔣能自动释放他。他天天盼望，一直望到一九四六年夏天，軍統把在息烽的单位全部結束，迁併到重庆，才决定把楊也迁到重庆繼續囚禁。当楊得到要回重庆的消息，真有說不尽的快乐和希望。可是一到重庆，又把他囚禁到歌乐山下面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楊家山一座平房內。这时，希望完全失去，他終日长吁短叹。楊夫人更加气憤，經常責罵蔣介石太沒心肝，特务不是人。楊知道这样会更惹祸，时常劝阻。八年的折磨，楊夫人身体越来越坏。特务們因为恨她，病了不但不医治，反而借故刺激她。到了一九四七年，她便含着满腔憤恨，与世长辞。楊悲痛异常，終日抱着幼女，老泪纵横，飲食銳減。他原来声音非常洪亮，每次飲酒划拳，声震山谷。这时說話变得很低

沉,身体也消瘦下来。这些情况传到蒋介石耳边时,他总是得意地一笑。

不久楊患胆石病很重,到一九四八年才被准許送到中美合作所附近軍統所办的“四一医院”去开刀。这个医院当时已移交給中央医院,改为中央医院沙磁分院。医生从楊胆囊中取出一把結石,这是由于在息烽玄天洞多年来飲了不干淨的泉水所造成。病好轉一点,又将他移回原处。这段時間內,他心情非常煩躁,常同龔国彥为一些生活小事爭吵。有一次我去看他,他很消沉,我想陪他到附近散散步,他不肯去,要我坐下同他聊天。后来听到龔国彥告訴我,說他有一次走到楊家山后面,看到一座坟墓,坟前石栏上刻着“楊氏佳城”四个字。他很感慨地說:“怎么这样凑巧?这同我的姓名只差一个字。”話剛說完,抬头一看,两旁华表上正刻着“龙蟠虎踞”。他当时触景生情,长叹一声:“我的姓名这里早都有了,我今天住在这里,将来也必死在这里无疑。”因此他很不愿意到門外走动,不愿看到那一座有他姓名的坟墓。

四 被杀害的前后

一九四九年一月間,蔣介石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中把他多年来用以反共反人民的本錢輸得精光,李宗仁早就等待着这个机会,便趁淮海战役中蔣介石的精銳部队被解放軍歼灭后,立刻把自己保存下来的桂系部队向南京移动,以武力搶夺总統职位,演出了一幕新逼宮的好戏。蔣介石无可如何,只好宣布退休。

李宗仁以代总統身份登台之后,想用一套假民主方法来欺騙一下人民,苟延殘喘,便宣布释放政治犯,特別下令立即释放张学良、楊虎城两人。当重庆中央日报刊出这一消息后,龔国彥因事前

未得到通知，不知怎么办好。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他不敢让杨知道，便把当天报纸扣着不让他看。杨天天看报，知道当时情况一定有变化，也了解国内形势，知道蒋介石如退休，可能不再管他的事了。他没有看到这天报纸，就很疑心，一直找龔追问，龔不得已，将报纸给他看了后，他大笑一声：“总算盼到了今天！”他随时准备着出去，认为再无问题了。但是李宗仁虽然以代总统名义下了命令，而退休在幕后的蒋介石没有同意的事，仍然行不通，命令没有人接受。当时毛人凤已率领保密局（军统改组后的名称）的特务由南京撤退到上海办公，根本不理这回事。代总统一看命令兌不到現，便打电报给重庆市长杨森，要他释放杨虎城。杨被囚在重庆，外間不少人知道。杨森不但是蒋介石的忠实走狗，也是毛人凤最好的朋友，当然不会听李宗仁的话，而推說毛人凤不在重庆，不知杨关在什么地方。当时重庆报纸便刊出大字标题新聞“毛人凤在那里？”内容大致是说：据杨市长谈，因为找不到毛人凤，也不知杨虎城在什么地方，无法执行代总统命令。其实杨森不但早知道杨虎城在什么地方，并且还同杨经常见面。杨森怕事久多变，便建议将杨虎城暫迁别处。当时保密局重庆公产管理组组长周养浩（息烽监狱结束后调到重庆）便以长途电话用浙江江山县的土话向毛人凤请示，经毛人凤向蒋介石请示后，决定将杨移禁贵州。当龔国彦向杨提出准备迁移时，杨大怒說：“代总统有命令放我，为什么你们还要将我继续囚禁？我坚决不走，要死就死在这里！”龔国彦硬說軟劝都没有结果，而且吵了多次。龔只好請周养浩去劝駕，周再三說明利害，不走不行，因为没有蒋介石命令，什么人的话都不作数，要他再忍耐一下。又坚持了一天，杨只好答应去贵州，但提出三个条件，要先解决。第一是撤換龔国彦，因为几年来龔对他折磨够了，

第二要求把他的秘书宋綺云夫妇从另一看守所內調出来同他一道走,第三要周养浩送他去貴州。这三个条件都由毛人凤批准。特务队长龔国彥調走后,改派了比龔更凶恶的中美合作所白公館看守所所长张鵠接充。宋綺云是楊多年秘书,随楊出国,回来后也被蔣介石連同他妻子一起囚禁,一向与楊隔离。宋妻在獄中也生了一个女孩,比楊女稍大一两岁。这次由于楊的請求,宋夫妇和孩子随楊同去貴州。这位忠心耿耿的宋秘书,多年来一直沒有改变他对楊的态度。

一切准备妥当后,周养浩便匆匆把他們一起送到貴阳黔灵山下麒麟洞一所房內。这里是貴阳风景区之一,戴笠为了討好蔣介石,替他在这里修了一所公館,实际上蔣介石从来沒有去住过,而完全由戴笠自己享受,当时軍統称之为麒麟洞公館。楊在这里又住了七个多月。他每天很留心看报,了解到解放战争人民军队节节胜利情况。他这时更加謹慎,从不对时局表示态度,怕引起蔣介石对他更加怀恨。而代总统释放他的命令早成废纸,也再无人提起了。

一九四九年八月間,蔣介石由台湾到重庆,四川的人民对他的痛恨和厌恶真是到了极点,他自己也察觉到了。为了敷衍面子,軍統便和反动党团一起发动了所有的帮会流氓組織,拼凑了万把人去欢迎他,反动报纸却大吹大擂說有十万羣众夹道欢迎。他到重庆后心情异常沮丧,可是他杀人的嗜好,却因反动派军队一败涂地而更变本加厉。他对毛人凤一再說:“今天之失敗,是由于过去杀人太少,把一些反对我們的人保留下来。这对我們太不利了!”所以当毛人凤向他請示楊虎城如何处理,是否要解送台湾,他毫不考虑地回复:“留了他做什么?早就應該杀了!”但他最后叮嚀毛人凤,

应当把楊解回重庆,秘密进行,不能让外人知道。他还以为他那副杀人成性的嘴脸,可能还有些人认不出来呢。据毛人凤事后告诉我:蒋介石要杀害楊的同时,还对囚禁在中美所内白公馆与渣滓洞两个集中营内的四百多名革命人士的处理问题指示他说:“我们过去那样有势力的时候,这些人都不肯投降;今天我们到处打败仗,他们还会转变过来吗?只有干脆一起杀掉!”解放前在重庆中美所内连续集体屠杀四百多人的举世震惊的大惨案,便是蒋介石此次重庆之行的得意杰作。

毛人凤奉令后,又派周养浩去贵阳接楊,行前并召集西南区长徐远举、白公馆看守所所长陆景清,以及周养浩等仔细研究办法,并决定用刀杀害,以免发生惊扰。当时陆景清还推荐白公馆看守所看守长楊进兴和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行动组长熊祥等著名刽子手参加。第二天楊、熊两人还把准备的锋利匕首送给毛人凤看了,并决定执行地点在中美所内松林坡“戴公祠”内,因为那里最僻静。这所“戴公祠”原来也是戴笠在抗战期间为蒋介石准备避空袭时用的,实际上也是为他自己所布置的另一个淫窟。地点在中美所东边小歌乐山半山坡上,四面松林围绕,非常幽静,平日很少人能到那里。戴笠死后,特务们把它改名戴公祠,用以祭祀戴笠。

周养浩到贵阳后,仍旧欺骗楊说:蒋介石到了重庆,要见见他。楊屡次受骗,这次也不敢相信。周养浩向他道喜,说这次很有希望。楊却心中有数,因为自从回国后,蒋介石就从来没有见过他。现在眼看全国要解放,蒋介石还会释放他?所以他这次态度很镇静。周养浩在动身前,先向毛人凤报告了到达重庆的时间。毛人凤便下令先一天(约在一九四九年八月底九月初)派交通警察总队一个中队,把松林坡团团围住,不让任何人进入这个区域。当楊所